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香港節慶管弦樂團攜同辛奈斯基與李垂誼，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演出《夢》。
■藝韻管弦樂協會主辦「香港國際音樂節」音樂比賽晚上七時三十分於荃灣大會堂演奏廳開幕。
■「國際民俗舞蹈周」今日起至本周三於高山劇場新翼排練室舉辦「大師班」。
■「國際民俗舞蹈周『民俗舞蹈傳承和發展』」國際研討會今明兩日於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
■「肌萎與冰桶相片展及畫展」於上環文娛中心展覽廳展至本月三十日。

新園地

責任編輯：傅紅芬

紅塵記事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有幾個外派到中國工作的澳洲人，談及家庭觀問題，他們認為中國人自稱重視家庭，但父母忙於工作，可以長期疏忽照顧子女；爲了工作，可以忍受夫妻長期分居；中國人說是爲了下一代的幸福暫時犧牲家庭幸福，代代如是說，那麼哪一代才可享受家庭幸福、享用金錢？

澳洲人重視家庭，我在這次澳遊中有見識。從開檢開始，家庭就被單獨處理，拖兒帶女的父母被安排至特定隊伍後面，是不是過關真可以快些？那是另一回事，

誰更重視家庭

慕秋

至少可以看出人家有這項制度。不論到哪裡遊玩參觀，門票有「家庭票」一欄，上限爲五人，像我家，兒子兒媳及他們的三個孩子可以買家庭票。以遊覽動物園爲例，每張票是九十九元（澳元，下同），家庭票三百元，我們兩老仍需按個人票買，全家人便省了近二百元。這種做法，政府機構少賺錢是不不得已的，但所有私人機構，全都如此做法，就很讓人感動。上述的澳洲人，他們認為中國人重視金錢勝於家庭，說的不是沒道理。有個小輩朋友，她在澳洲讀書取得澳籍後仍回到香港工作。她說按規定，超過一半子女有了澳籍，即兩個子女有一人擁有澳籍，父母便可跟隨入籍，她家姐第三人都會放下生意，過來休息一段時間。她說：澳洲社會重視家庭，不是空口白話。

軍人墳場

重溫歷史

【大公報訊】記者林巧茹、實習記者黎凱欣報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拉開了長達數年的太平洋戰爭，及後更侵略香港、馬來亞、新加坡等地。香港保衛戰雖然只打了十八天，但參與戰事的軍人，既有華籍英兵，也有飄洋過海的駐港英軍及加拿大軍團。時隔多年，死者往矣，事跡漸漸被時代洪流沖淡。墳場的石碑上、墓銘間仍可找到其鮮為人知的故事。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和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帶領我們遊走柴灣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和赤柱軍人墳場，重新認識這些被遺忘的痛苦過去。

加國軍人為港犧牲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建於一九四六年，安葬了二次大戰前後逝世的軍人，當中以英軍及加拿大軍爲主。這墳場共有一千五百七十八穴墳墓，其中包括五十九名海軍、一千四百〇六名陸軍、六十七名空軍、十八名商船隊隊員，二十名本地抗戰軍人及八名平民的墳墓。他們之中有一千〇一十三名英國人、二百八十三名加拿大人、一百〇四名印度人、三十三名澳洲人、一名新西蘭人、一名緬甸人、五十三名香港人、七十二名荷蘭人及十八名其他國籍的人士。

墓地採用西式設計，園內墓碑記錄了不少戰爭故事。周家建表示，首先看的是墓碑上的軍徽、職銜、去世的日期和年紀。他介紹羅遜準將，MC（John K. Lawson）的墓碑說：「羅遜準將生於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他是加拿大軍人，一九四一年在香港保衛戰中戰死，是加拿大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最高級官員。」

香港淪陷後，一千五百名加拿大軍人聯同其他守軍被囚於戰俘營，不少人因疾病或營養不良而去世。周家建補充說：「加拿大政府對這批魂斷異鄉的同胞十分重視，每年十二月第一個星期日至西灣墳場進行紀念活動，墳場內的加拿大國旗隨風飄揚，追悼這群未能返國的英勇戰士。」

銀行大班囚集中營

赤柱軍人墳場建於開埠初期，安葬駐港英軍及其家屬，該墳場會關閉長達七十年。日佔期間，一些在赤柱拘留營身故的外籍人士，被埋葬於此。

一八四三年左右，赤柱是全香港島人口最多的地方，約七千多人，漁民佔多數。當時，英軍的死亡率很高，他們多死於瘧疾、發燒或中暑，因為他們無法適應香港的氣候。軍人的小孩子和眷屬死後葬於此處，至一八六六年結束。其後數十年沒有葬人，軍營也隨即搬走。香港保衛戰時，聖士提反書院曾作爲軍醫院，日佔時期，有部分人在赤柱集中營死亡。

周家建表示，當時滙豐銀行的司理祁禮實（Vandeleur Molyneux）被囚禁於赤柱集中營，淪陷初期，祁禮實被日軍逼簽銀票，這些銀票在外地可買到物資，並被認可爲港幣。一九四三年，祁禮實被日本人判處因做間諜情報工作而押至赤柱拘留營拘留，最後因營養不良致死。

歷史告訴人們，戰爭殘酷可怕，只會帶來苦難、傷痛，人們應當銘記歷史，亦應以史爲鑑。墳場的石碑上、墓銘間仍可找到鮮為人知的故事，也告知我們要活在當下，珍惜和平的光景和現在得來不易的幸福。



▼丁新豹表示，西式墳墓多會介紹死者戰死的原因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丁新豹（右）和周家建帶領人們遊走墳場，認識被遺忘的痛苦過去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墓地採用西式設計，園內墓碑記錄了不少戰爭故事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赤柱軍人墳場建於開埠初期，為安葬駐港英軍及其家屬而設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道教孟蘭

陳天權



帶有佛教色彩的潮州人孟蘭勝會，被列爲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後逐漸受人關注。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大力宣傳，今年八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更舉辦孟蘭文化節，有搶孤競賽、文化展覽和孟蘭導賞。相形之下，以道教形式進行的廣府和鶴佬孟蘭勝會，並未引起太多區外人的注意，到來採風問俗的市民亦較少。

在衆多廣府人的孟蘭勝會中，筲箕灣南安坊坊衆會的活動算最熱鬧。孟蘭勝會一般爲期三天，該會增加一天，每晚都有一場重頭戲。第一晚由道堂高功率領一衆經生進行「破地獄」，第二晚「散花」，第三晚「攝召過橋」，最後一晚誦唸「大放三清」。之後坊衆火化大士王，送走孤魂，孟蘭勝會便告結束。

「攝召過橋」活動有最多街坊參與，是晚各人手捧靈位，排隊進行「沐浴」和「過仙橋」儀式。靈位潔淨後，穿過前門登橋，橋的另一端也有一門，寓意已達仙境。爲了營造氣氛，仙橋下面加設機器，不時噴出白煙。因過橋的靈位太多，橋上裝置了自動運輸帶，方便運送。坊衆會將傳統與科技結合，開創孟蘭勝會的先河。

敬孝先人和祭祀孤魂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思想，人們透過孟蘭勝會希望先人早登仙界，亡魂得到解脫，不會在人間作祟，令陰陽兩界皆得安寧。今天的孟蘭勝會不單是一種習俗，更演變爲一種民俗文化，已非一般想像的那麼可怕了。



筲箕灣孟蘭勝會的「過仙橋」儀式

讓座失敗

耶生

又有一次，也是在地鐵，見到一個貽背蒼蒼的老人，欲讓座，卻聽他嘆息一聲，然後說：「坐下來，再起身，膝頭會痛，無力，我怕趕不及下車。」

也有見過年輕人要求坐下來。有一次乘巴士，坐在下層打盹，忽然一隻小手拍一拍我肩膀，我抬頭見到一個掛着痛苦表情的女子，我恍然大悟，立即把座位讓了給她。

這年輕女子的舉動啓發了我。其實，人與人之間貴在溝通，但在讓座的問題上卻在互相猜度。需要座位的，無論男女老幼，何不禮貌地說一聲：「不好意思，可否讓我坐下來？」地鐵一排六個座位，總有人願意站起來。



風陵夜話

名士袁克文（下）

陳焯舜

寒雲（即袁克文）擅長扮演京、崑之生、丑。和溥同一樣，他也喜歡唱《千忠戮》，詞曰：「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簋，四大皆空相……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緒，受不盡雨淒風慘恨長……」寒雲在父親身後失去倚靠，兼以遺產揮霍殆盡，只與溥同般淪落天涯。

除了正室劉梅外，寒雲還先後納妾薛麗清（情韻樓）、小桃紅、唐志君、于佩文和亞仙五人，無名分的計其數，最爲著名者大概是才女呂碧城：不過碧城擔心他用情不專，始終未有領首。此外，薛麗清本爲名妓，成爲側室後反嫌侯門以海不自由，情願分袂後重樹艷幟。兩人之家家驕則小桃紅無育，後來成爲國際知名的美籍物理學家。尚可一提者，寒雲對這些紅顏知己始終彬彬有禮，好聚好散，對他人女眷更是毫無邪念。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孫中山靈柩奉安南京，時人贈聯甚多，其中最特殊者當爲寒雲所撰：「堤隄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豆；史遷作霸王本紀，不教成敗論英雄。」



星光心影



星光心影